歐陸魅力

陳安

曾先後去歐洲多國旅行，最近又去了北歐三國和德奧，深感歐洲大陸有一種美國所不具的魅力，歐洲城市有一種紐約所不具的美感。

初見紐約密集的摩天大樓，會有一種震撼感，但在此呆久了，尤其每次從歐洲旅行回來，就會覺得紐約峽谷般的街道哪有巴黎、布拉格和慕尼黑的大街小巷賞心悅目。歐洲城市建築一般都有規劃，大多爲四、五層的樓房，色彩也多樣，屋頂紅色居多，牆壁以淺色爲主，連棟樓宇以粉紅、淡藍、米黃、淺綠相間，十分諧調。老城不輕易拆遷，絕不蓋高樓，二、三百年的舊樓都養護得很好。而紐約缺乏整體規劃，高高矮矮的樓房錯雜一起，顏色雜七雜八，還有滿牆塗鴉，牆外那些防火梯則已鏽得不堪入目。

歐洲人愛花，愛用鮮花來裝點門面、陽台和窗戶，而且不是只用一盆花，而是用許多盆、許多盆並排在一起的五彩繽紛的鮮花，給本就雅觀的房舍錦上添花。不論在維也納、薩爾茨堡或因斯布魯克，你都會被這繁花似錦的景象所吸引，聯想到「品味」、「質量」和「情趣」這些生活的關鍵詞。

藝術 草

交通工具方面，歐洲城市大多保留了不會污染空氣的有軌電車，並專闢自行車道，用增加汽車保險費、停泊費等方式鼓勵市民上下班騎自行車，所以曼哈頓那種汽車擠得水泄不通、空中充滿煙氣油味的狀況在歐洲城市不太多見。我們此次是乘「環球巴士」旅行，在所有城市觀光均未因交通堵塞而在途中停滯不前。

歐洲人也比紐約人漂亮，我說的不是膚色，白有白的美，黑有黑的俏。我說的是體形和身材。紐約有太多的大胖子，地鐵車廂裡不少肥仔胖妞一人坐了兩個人的座位。在歐洲，你會稱羨人們身材的修長和苗條。尤其是那些少男少女，更無紐約孩子的那種肥碩和臃腫。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廣場遊玩的那些俊美學生，甚至會令人產生自己青春不再的微微傷感。歐洲人沒有吃太多的麥當勞式快餐，歐洲人沒有那麼多汽車，而愛騎車，愛以步當車，這是他們無需執意減肥的重要原因。

歐洲的魅力還表現在很多國家加入了歐盟，大片歐陸就像一個國家，大家都用歐元，省卻兌換錢幣的麻煩，遊客尤感方便。曾經是帝國爭奪、戰亂頻仍、王朝興衰的歐洲，曾經是兩次世界大戰發源地的歐洲，如今正在逐步邁向睦鄰、友好、和平和統一，那悠久歷史中積澱的西方文明正在逐漸顯示其燦爛本色，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們，所以有人問道，世人的「美國夢」是否將被「歐洲夢」所取代？

此「鋒」不同彼「烽」

許定銘

醉書亭

像蘆焚般，成了名的作家，被人冒名寫作，最終還要發表改名聲明，是無可奈何的事；但不同的作家，用了相同的筆名寫作，也經常爲研究者帶來很多不便，如香港作家張吻冰（一九一〇至一九五九）和曾敏之（一九一七——），他們是同時代的人，同樣用「望雲」作筆名，很容易讓讀者和研究者「張冠李戴」，誤把馮京作馬涼。

大家見到「羅鋒」的這本《瘋狂八月記》（上海雜誌社，一九四四），買的時候我也誤會了是東北作家「羅烽」的，後來仔細一看，才發現此「鋒」不同彼「烽」！幾經辛苦，翻了多本工具書，才從徐迺翔的《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錄》中知道，這位羅鋒原名劉祖澄，又曾用筆名魯風，是一九四〇年代上海的文人。

《瘋狂八月記》有一七六頁，書前有君匡的序《再生之圖式》，另有上海紅十字會第一醫院的醫生粟宗華及夏鎮夷的序。這是本「醫療報告」，內容寫羅鋒因工作壓力，患了極嚴重的「精神病」，如果用現在較文雅的名詞來說，應該是：抑鬱症、狂躁症、多動症、精神不健全……

幸好他只「瘋狂」了八個月，病好後，把「醫療報告」連續十二期發表在上海的《雜誌》上，還出了單行本，這類文學作品是不多見的。

隨饒宗頤遊「心經簡林」

王辛

文化經緯

今年四月底，一個惠風和暢的日子，有幸隨耄耋之年的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去大嶼山寶蓮禪寺遠足。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去探看位於大嶼山昂坪的「心經簡林」，那是饒教授奉獻給香港市民的一件融書法藝術與佛學哲理於一體的傑作，如今已成香港一個重要的文化景點。據知，饒教授每年都會去探看一兩回，那種牽掛、關切之情自是不同一般。

那天，一行人乘坐寶蓮禪寺派來的專車前往。隨車前來迎接饒教授的香港離島區各界協會主席、寶蓮禪寺社區事務顧問呂烈先生告訴我，饒公與寶蓮禪寺的往來由來已久，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饒教授還在港大教書的時候，就常去寶蓮禪寺，與今天還健在的鍵釗法師交往，還贈寫了許多詩詞；今次前來，饒公也有一個「任務」，就是將應寺院之求書寫的兩幅對聯贈送給寶蓮禪寺。眾人皆知饒先生在國學、甲骨學、敦煌學等方面學問高深，其實，「學藝雙攜」的饒公，繪畫、書法上的造詣同樣博大精深。去年九月，九秩饒公在日本舉辦了一場題爲「長流不息」的書畫展，兩百多幅作品大部分皆近年新作，在日本引起巨大反響。今年十月，老人還將在北京故宮舉辦書畫展，據知又有許多新作品與觀者見面。

此行的第一站，就是「心經簡林」。

「心經」是儒、道、釋三教共尊的寶典，也是佛教經文中最爲簡練且寓意深遠的典籍，全文僅二百六十個字，闡示一種如何在艱難人生中離苦得樂的所謂圓滿的智慧。饒教授的女兒饒清芬女士告訴我，上世紀八十年代，老先生在山東遊覽，看到泰山摩崖石刻「金剛經」，頗受啓發，由此萌發榜書「心經」全文的想法。不過，促使他付諸實行的是一九九八年，當時香港慘受亞洲金融風暴所累，損失慘重，經濟低迷，不少人身家受創，甚至上演種種輕生悲劇。饒公有見於此，便對女兒說，要動手書寫「心經」，送給香港市民。二〇〇二年，饒教授的大型榜書「心經」完成。隨後，由本港三位雕刻家將全篇墨寶雕鐫在三十七根巨大原木上，豎立在號稱大嶼山五大禪林之首的昂坪山谷。由於形式類似古代書寫的竹簡，故稱之爲「心經簡林」。

那天，下了車，我們沿着林間小徑一路步行上山。九十二歲的饒公在眾人的輕輕攙扶下，連拐杖都未用，只偶爾脫手以一把長柄傘「以傘代杖」，顯得很輕鬆。上得山來，但見禪氣繚繞的昂坪山谷，群山環抱、清幽靜謐，「心經簡林」這座全球最大的戶外木刻佛經群豎立在此，更爲之增添一種深遠的意境。

爲表達「心經」闡釋的哲理，三十七根刻寫着經文的木柱依山形地勢呈8形排列，象徵着「無限」、「無量」，而位於山坡最高處的一條木柱，上面則空無一字，據說象徵着「心經」中最要緊的、揭示宇宙人生變化無定的「空」的奧義。

饒教授到此，顯然心情有些興奮。他老人家不僅欣然與大家合影留念，還逕自盤腿坐到一塊看來已是老相識的大石頭上，雙手合什，做打坐狀，引得大家爭相留下這難得的鏡頭。

從「心經簡林」下來，便到寶蓮禪寺，寺中住持智慧大和尚親自到門口迎接饒教授，並與大家一起在寺中進素食午餐。餐中智慧大和尚與饒公並列而坐，時有交談，前者聲音宏亮，後者則每每輕聲應答。餐後港大饒宗頤學術館的高老師展出饒教授爲寶蓮禪寺書寫的兩幅大字墨寶，又讓大家一飽眼福。饒教授書寫的是趙樸初生前爲寶蓮禪寺作的一幅對聯，左聯「名山名勝名僧利樂有情」，右聯「建佛建剎建校莊嚴國土」。橫聯則一幅「南天佛國」；一幅「嶼山勝境」。久聞饒教授篆、隸、行、草皆揮灑，且無論何種書法皆廣參古法、別開生面，其隸書更因獨具風格而被譽爲「饒隸」。今日這幅對聯，即似其書寫的「心經」，以楷書爲結體，又摻入篆、隸之筆法，莊嚴古樸，頗有禪意。據悉，這兩幅左右聯相同、橫聯不同的對聯將分別懸掛在寶蓮禪寺大門的裡、外兩面。

那天，在呂烈先生的引領下，一行人還前往大雄寶殿並觀看了正在興建的萬佛寶殿。饒公一路輕步前行，靜靜的，不多說話，也幾乎不用人攙扶。在那些眾人爭相朝拜的佛像前，我留意到，言行舉止皆似「禪」的饒公並未有停下來燒香拜佛的意思，便是雙手合什一拜的舉動也沒有。這使我想到唐代禪僧永嘉大師所寫「證道歌」中所說「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那是他所稱道的禪者的風貌，而禪門高師也常言「平常心是道」，「實際上很是道場」。我想，自言「受佛教影響很深」、「實『佛家』」的饒先生，大概就是「心中有佛，不拘形式」吧。

那日最後駐足的是「紀公紀念堂」。紀公者，禪寺奠基者紀修大和尚。據知寶蓮禪寺的前身，不過是一個名爲大茅篷的簡陋山寺，一九二四年，紀修和尚從江蘇鎮江金山江天寺遠道來此，被寺內開山長老敦請爲第一代住持，從此建廟修殿，香火漸旺，遂改名爲寶蓮禪寺。及至一九九三年天壇大佛在木魚山峰落成，寶蓮禪寺更是聲名遠揚，成爲全球名寺。

值得一記的是，饒教授在「紀公紀念堂」應呂烈先生之請，又當場提筆留念。筆墨備齊後，只見神閒氣定的九二饒公，幾未作思考，便筆走龍蛇、一揮而就地在一很大的紀念本上，寫下「大圓鏡智」四個瀟灑靈動的行體大字，令觀者讚歎不已！

後來我請教饒公，「大圓鏡智」的深意爲何？老人謙然答曰，「大圓鏡」反映佛教的智慧，佛教的「圓滿」，頗有辯證法，講究從各個方面看待事物，譬如空與色，有與無，虛與實，順與逆，喜與憂，都有相對性，都有辯證法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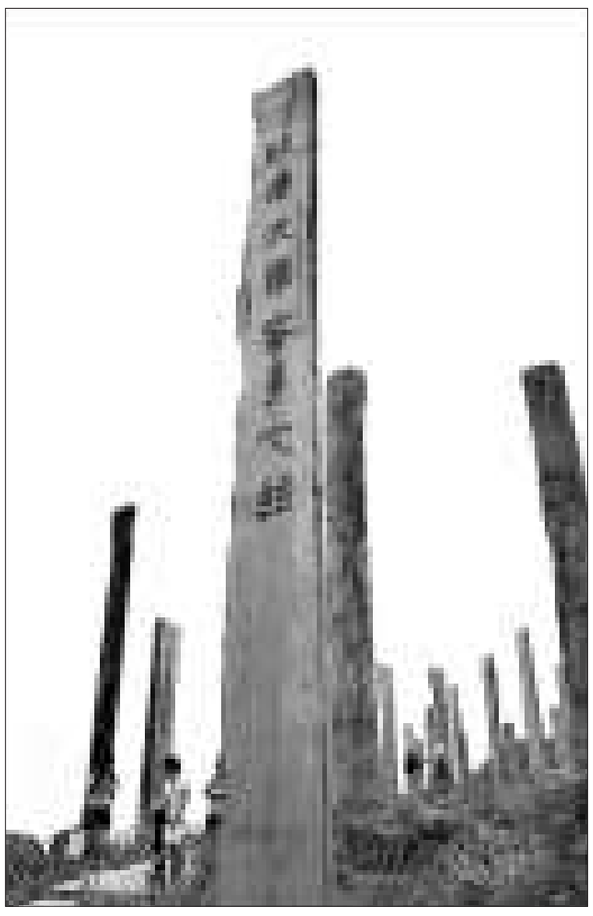
此令我一直回味。是啊，「心經」反覆闡釋的「空」的智慧，就在說明所有事物的相對性吧。

所謂空，不是否定宇宙萬有的存在，也非一般人以爲的「虛無」，而是說世間萬物皆由各種條件因緣際會而成，因緣際會在不斷變化之中，故世間萬物也無不在變化之中，沒有一常住不變的主體，所謂「存在即是空」。領悟了「空」的眞義，便知凡事不必過於執著，從而超越一切煩惱，達到「心無掛礙」的境界，得到安寧和快樂。同時，明瞭一切皆因緣所生，才會珍惜和善用因緣，以達利己利他，和諧共生。此種「心無掛礙」、「善用因緣」，皆非消極應世，以我之粗淺體會，積極向上才是佛教倡導的所謂「眞空」、「中道」的眞精神。

推崇蘇東坡的饒教授，在與著名的和平使者、日本創價學會名譽會長池田大作的對談中就曾說，「我最佩服東坡的地方，就是他凡事皆主張向上，無論他面對如何的艱苦，他都維持着向上的精神……他這種向上的人生觀就是來自佛教的精神。在向上這條道路上，我都是學習東坡的。」

在與池田大作的另一次對話中，談到人類物質上的進步不一定會帶來精神上的進步，饒教授表示，「在數碼化、電子化的時代，文字及各種知識財產都被數碼化，漸漸失去了其本來的意義。人類在思想上傾向於從實用以及利益的觀點來追求，因利而起爭端，結果使得世界上只剩下數字。其實實際生活與數字並無必然關係。從佛教所說及的劫數的觀點來看，現在所創造的文明，竟然以創造殺人武器來誇耀，以征服別人為目的，這其實離開人類眞正的精神甚遠。結果連人也變成數字，這還有什麼意思呢！這只能以文化來加以挽救吧！我希望以宗教來救文化，使人類逃離『數字』的劫數」。

咀嚼這段話，或許，從中也可體味饒教授將「心經簡林」奉獻給香港市民的心意吧？



心經簡林　夏　奇攝

佛門泰斗「以血抄經」

許揚

人與事

現年一百零二歲的本煥老和尚，在內地佛教界德高望重，一向被海內外佛教界人士尊爲「佛門泰斗」。

本煥長老在清朝光緒三十三年（一九零七年）出生於湖北新州縣。一九三零年出家，出自兩位佛教宗師來果禪師與虛雲法師的宗門下，先後在揚州高旻寺、五台山碧山寺、韶關南華寺、廣州光孝寺、深圳弘法寺等眾多佛寺修行、弘揚佛法。是南禪臨濟宗第四十四代傳人。

本煥長老當年「以血抄經」的事蹟很讓人感動。七十多年前，本煥法師住在五台山，一邊念經文，一邊刺舌血、刺指血寫經文。他抄寫了《楞嚴經》、《地藏經》、《金剛經》、《普賢行願品》和《文殊師利法五子經》等共二十卷，寫血經文字二十餘萬字。由於抄寫佛經是在兵荒馬亂的年代，現在僅找到《普賢行願品》，其他的血經至今還沒有下落。僧人寫血經的事例歷朝歷代都有，但是用血寫經二十餘萬字的卻極少見。

本煥法師原來叫「本幻」，虛雲老和尚爲他改名「本煥」，希望他「光煥佛法」。一九八六年內地落實宗教政策，廣州光孝寺廟產歸還佛教界，趙樸初居士禮請本煥長老任光孝寺住持。光孝寺是六祖惠能剃度的地方，地位崇高。當時廟宇年久失修，佛像法器嚴重毀壞。

在主持光孝寺的十多年中，本老不負使命恢復了光孝寺。本老先後修復和新建的寺廟共有十一座，修建深圳弘法寺時，也是趙樸初居士親自禮請本老再度出山主持。本煥老和尚雖然已年過百歲，仍思維敏捷，談鋒健朗，言語睿智，法相莊嚴，顯得比實際年齡健壯年青得多。

去年底，余光中伉儷到弘法寺拜見本煥長老，本老笑着指着自己的腿說：「我這裡不好了。」然後拍拍自己腦門說：「這裡還不錯。」本老送了一幅前幾天才寫的「佛」字給余光中作見面禮。這個「佛」字力道雄渾，中氣十足。今年春天，本老接受媒體採訪時笑言：「我一百零二歲，減去一百歲，我兩歲。」

在本老一天的日程中，從早晨四時起床念經到晚間九時入睡，高峰時接待信眾五千多人次，最少也在百人次之上。本老每天給前來拜訪的信眾講經說法、開示、加持，其睿言哲語總在萬字以上，且聲如宏鐘，鏗鏘有力，字字千鈞。

今年八月六日，本煥長老身着紅色袈裟，在深圳弘法寺大雄寶殿把方丈的重擔交給衣缽弟子印順法師。

有人問本煥長老悟了一輩子佛法悟到了什麼？本老回答說：「無」。我們一「『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有東西就有障礙有生死，沒有東西就沒有障礙沒有生死。」

本煥長老一生行善四方，慈悲濟世，熱心公益事業。他率僧眾多次參加支援全國各災區的捐款捐物活動，支持希望工程和殘疾人社會福利事業。

今年六月，廣東省佛教界抗震救災慈善募捐晚會。本老雖然不能親臨現場，但也捐出了八十萬元，並特意錄製短片呼籲廣大佛教信眾伸出援助之手。

取消形容詞

劉荒田

名居人語

在一本書中讀到一個問題：設若取消形容詞，後果將如何？「人」這主詞，去掉前面的定語，如偉大的、渺小的、崇高的、卑鄙的、美麗的、醜陋的；或者具體些，如綿裡藏針的、大咧咧的、一擲千金的、兩肋插刀的……一無依傍，失去全部衣服和裝飾的身體，所謂「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這樣的「人」，剩下什麼呢？答案是「皮膚」，還是「思想」？窮究下去，只有一個答案：無答案。

不過，在網上讀到的一首詩，似乎提供了答案。現代詩講究直達本質，形容詞越少越好，尤其是被人濫用至彈性盡失的虛浮一類，如老實、溫柔、嫵媚。這一首，題目叫《一袋種籽》：「過了好多年，／我才想起掛在水泥牆上的那一袋種籽。／水泥牆不是泥土，也沒有水，／一袋種籽過了幾年，／還是一袋種籽。／誰也不知道，／在種子的內部，／一位老奴日夜兼程，／正走在尋找主人的路上。／主人是一位俠肝義膽的忠義之士，／被攔腰砍成兩截。／主人不能生還大地，／老奴的忠誠永不枯竭。」

全詩的形容詞極少，尤其在描寫種籽方面，全是樸素的陳述（若更求簡練，把「過了好多年」和「俠肝義膽」刪去也無不可。）「種籽」和失去修飾語的「人」一般，只呈現本相和本質。這袋倒霉的種籽，因爲掛起來，和泥土與水絕緣，十幾年過去，依然故我，本可以發芽開始輪迴的種籽，不甘被棄置，於是，在內部，「一位老奴」日夜兼程地去尋找主任人。「主人」是誰？沒有說明，該是新的生命契機，即希望吧？（弔詭處在於，種籽的重生以死亡來啓動）懸掛在水泥牆的種籽，希望被攔腰斬斷了。然而，種籽豈能放棄對由死而來的新生的期許，這就是種籽的張力、生命力所在。

是的，原汁原味的生命不需要修飾詞。生命的頌歌可以排除聲音。生命力，活着，嬰孩的微笑，三角肌的棱，眼睛裡的波，情人的對視、擁抱、親吻，風中的旗與風箏，豆莢的爆裂，麥芒的光，這些簡簡單單的詞句，就是宇宙運行的信息。

奧運參賽國中的「Korea」

仁　杰

北京奧運會期間，大家都知道英文參賽國名Korea是指韓國，但另一參賽國朝鮮的英譯名中也有Korea。此詞譯音「考里阿」，於是許多人以爲Korea是「高麗」（朝鮮半島國家古稱）的音譯。其實，此英文國名原先來自一名普通朝鮮兒童的名字。

一五九一年，日本豐臣秀吉出兵侵朝期間，朝鮮人被日軍強迫押運到日本當奴隸的就有五萬多人。日本戰敗後，它僅把其中的七千人歸還朝鮮，其餘大部分兒童和婦女被販賣到澳門及菲律賓等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一五九八年，意大利神父弗蘭西斯考·卡勒第來到日本。他於一六零六年回羅馬時，帶回一名朝鮮兒童，同時給起名爲「Antonio Korea」（安托尼奧·考里阿）。從那以後，在意大利人當中，「Korea」就作爲「朝鮮國」的代名詞逐漸傳播開來。以後，這一稱呼又傳到西歐各國，並爲人們所普遍接受。

因爲「Korea」音近「高麗」，也爲東方人所接受。今天，在歐美諸國的語言文字中，Korea已成爲指整個朝鮮半島國家的專用名稱。

「鄉愁」詩人鄉土情結

黃東成

月前去作協機關，傳達室招呼：有信。隨即遞給我一個米黃色特大號信封，信封上寫着恭恭正正的繁體字，落款：「台灣高雄市中山大學外文系余」。猜又是余光中教授函件。

余光中是與《揚子江詩刊》聯繫密切的台灣詩人。《揚子江》創刊之初，我便請老友台灣《聯合報》副總、詩人瘂弦將約稿函代轉給他了。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旅台時便與他有了聯絡。後來應台灣文藝家協會與詩歌協會之邀，我與幾個詩人再次訪台，文協秘書長、詩人綠蒂一路陪同。至高雄時當地詩人設宴接風，清瘦單薄滿頭銀白的余光中與夫人也出席了。宴席上我們進行了廣泛交流，對來自故鄉的客人，他顯得尤爲高興，聚談甚歡。《揚子江詩刊》創刊後，我向他直接約稿，幾乎年年都發表他的新作。這次主動寄來函件，而且數年間多次相聚早知道我已從主編崗位退居二線當顧問，他仍直接函我，想必定有什麼緊要事囑託。拆開信，碩大的信封裡僅裝着薄薄幾頁K4紙詩稿，第一頁是寫在「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信箋上的一封信：

東成先生：

寄上近作三首，譯詩賞析一篇。盼能安排在十月號刊出，因為今年十月七日（陰曆重九）是我八十歲生日，自己的詩應該發表在自己出生地的詩刊。（十月初我會回南京小住。）……

余光中　二〇〇八·六·十九

閱信很使我感慨。這不僅是他對《揚子江詩刊》的信任和支持，其實更緣於他不解的鄉土情結。余光中一九二八年十月七日生於南京紫金山麓，祖籍福建永春，母親江蘇武進人。因生在重陽節，自詡「茱萸的孩子」。他一生中有兩度遠遊的經歷，棲身的每一處都成了鄉土情結的出口，寫了許多傾訴對鄉土懷戀的鄉愁詩歌，被譽爲「鄉愁」詩人。正如他自己所說，鄉愁是人與生俱來的情感：我當年離開大陸，「掉頭一去是風吹黑髮／回首再來已雪滿白頭」，幸好那時我已經二十一歲，故土的記憶，文化的濡染已經深長，所以日後的歐風美雨都不能奪走我的漢魂唐魄。我在詩文中所以呼喊着狂吼着黃河長江，無非是努力爲自己招魂。

燈下集

他說他寫那首《鄉愁》詩，只用了二十分鐘，然而鬱積在胸中的情感已歷半個世紀。他選用了四個最平常的意象：郵票，船票，墳墓，海峽，看似信手拈來，卻是精心構思，短短四段十六行，完全採用口語，追求漢語自身的精緻、準確與神韻，超越時空，牽動了浪跡海外數十年遊子思鄉的神經。難怪，鄉愁是一曲古老的歌，背井離鄉的遊子們從古唱到今，若王維「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思念，若杜甫「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的憂鬱，若陶淵明「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的懷戀……

無論走到那裡，鄉土的記憶永遠是遊子夢起的地方，也是夢歸的所在。只要有機會，余光中幾乎每年都要回大陸，回故鄉南京走一走。去年端午節余光中回南京，帶來了一首《回鄉》詩：「金陵子弟江湖老／獨喜何曾一日消／鄉愁問我長幾許／雉堞隱繞三遭／玄武荷香接六朝／紫金陵墓蠹清高／試登閱江樓上望／長江天際來滔滔／江南柔情寄崑曲／江北俠氣逐風沙／我本燕子磯頭燕／駭浪一生阻海峽／從今四海為家日／尋常巷陌是吾家」。詩會上有記者問，如果那首《鄉愁》詩再接下去你該怎麼寫？他即興口占一節：「今天／鄉愁是一座長長的大橋／你來這頭／我去那頭」贏得滿場掌聲，無不感到他滲透在骨子裡的那份懷鄉、懷土、懷舊的赤子之情。

這次給我寄來的近作。第一首《大哉母愛》係因汶川大地震而寫，是詩人對國難、國殤第一時間作出的反應。「天塌下來有媽媽／用脊椎來頂住／地翻過來有媽媽／用胸脯來護住／當初生你，媽媽／不惜破胎更開骨／今天救你，媽媽／用她的命換你的命……」我立即交給了編輯部，盡力安排在九月份發表，作爲《揚子江》全體同仁給壽翁祝大壽的賀禮，讓他在十月初踏上故鄉南京的土地，能第一時間看到發表他新作的最新一期家鄉的《揚子江詩刊》。